



贺享雍◎著

豪门

少妇

贺享雍小说集

豪门系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贺享雍小说集·豪门系列

豪门少妇

贺享雍◎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少妇/贺享雍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5

(贺享雍小说集·豪门系列)

ISBN 7-228-08760-7

I. 豪… I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0935 号

责任编辑: 丁璇

责任校对: 江光雄 马庆福

封面设计: 何东琳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大 32

印张 39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8-08760-7 全套定价: 66.00 元 (本册: 22.00 元)

再版前言：

好作品读者和市场都不会忘记的

文学和娱乐，似乎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文学当然还有其它功能，比如它的认识功能，它的教育功能，还比如它的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功能等等。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除了今天的在校学生学习语文课本或文学课本上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家和专业学者研究文学作品外，一般的读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受众最广大的小说作品，最初恐怕都不是抱着受教育或提升精神品格的动机，来欣赏文学作品的。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也许还是出于娱乐与消遣的需要。

因为，人们的情感需要一定的释放，这种情感释放最安全、最可靠的手段，莫过于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释放后获得的快感既抚慰了自己，也维护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何乐而不为？

然后，才是文学的其它功能，譬如获取知识、启迪心智、提升道德乃至超越无限等。

由文学的娱乐功能想到了文学的通俗化或大众化。

人们或许对一段时期内的文学或文学生产方式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或文化的高度控制，文学不是什么，只是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的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在这种高度控制和表达形式中，表面上看，整个社会都洋溢着昂扬和欢

快的情绪,但是,却鲜有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更谈不上个人欲望和要求的表达,因而,那昂扬和欢快的文学尽管浪漫、尽管充满理想,但那浪漫和理想有点像五彩缤纷的肥皂泡,美则美矣,却不经一戳。

和这种话语控制一样,那时虽有“大众文艺”的提法,但文学或文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真正大众过。充其量,那“大众化”的号召只是使文学的语言和形式通俗了一些,在其通俗背后,文学所隐含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不但没变,反而在其“大众化”的口号下,得到了更巧妙的强化。

只有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文学或文艺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的雅和俗的大讨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那样,异彩纷呈,百舸争流,令人眼花缭乱。

还在不久以前,文学艺术在扮演着引领时代生活的角色,作家和艺术家还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潮流,还在以优越的身份为人们营造着一个又一个遥远、理想的精神家园。可是,仿佛在一夜之间,文学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艺术家赖以生存的土壤,不但光芒不在,反而大有荒芜之势,昔日的“精神领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去追随着时代的潮流。顺应时代,真正的大众的、通俗的平民文学,迅速挤占了文学的中心地位,文学大众化的春天终于来临。

这不仅仅是形式上变化,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社会运行发展中那种整齐划一的文化运行机制,打破了那种高度一体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艺术的功能观,使人们对文学艺术有了各取所需的多种选择,艺术和审美趣味,包括文学的娱乐和消遣功能,实现了空前的多样和自由。

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适应这种变化。有的还坚守着原来的阵地,对在商品经济时代必然会兴起的一种文学现象惊呼着“狼来了”。一部分作家则极力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一味

地以平面化和快乐原则颠覆和解构传统文学的神圣性。只有少数作家,既坚持文学艺术创作的严肃性,又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大众文化的市场中,以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取得一种价值上的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创作了长篇小说《豪门》系列。

我出生于五十年代,无论出生还是成长阶段,都处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时期。所幸的是,当我开始从事创作的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艺术的生产环境已开始改变,那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局面渐渐缓解,进入九十年代,大众传媒又得到迅猛发展,一种新的文学艺术的供求关系开始形成,文学的娱乐性功能第一次从本质上,改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艺观念。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学的进步和成熟。

但是,文学又绝不是仅仅只为读者提供简单的娱乐和消遣。在文学的自为功能中,肯定还蕴藏着其它功能,如认识、教育的功能等。“寓教于乐”注定是文学艺术永恒的定律。今天,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以满足大众和消费文化需求为主的文化商人,已经对人的娱乐需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开发,就文学方面,什么艳情、侦探、武侠、惊险等小说此消彼长,更迭不休,近年来,更出现了所谓“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作品。但不管花样怎么翻新,作为供大众休闲消遣的畅销通俗文学,在娱乐的功能之外,同样会突现出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起到或重或轻的认识与教育的作用。

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作家在执笔写作一部畅销或通俗作品时,肩上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因为你的作品越畅销、通俗,读的人就会越多,你的作品就会给更多的人或好或坏的影响。在今天娱乐和消遣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通俗文学作者一定不要忘记为读者提供优秀的作品,从而

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水平。

这既是这个宽松的、自由的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有的起码道德。

关于《豪门》系列这三本书，我不想多说什么，读者是最好的裁判。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出版物汗牛充栋、许多出版物速生速灭的今天，这三部描写民国初年川东小镇女性命运的、又被冠以“通俗”二字的小说，在遭遇了几年大量的、不同的盗版之后，又获得了和老读者与新朋友见面的机会，而且，还是以文集的形式集束推出。

这说明，优秀的作品读者和市场都不会忘记的，不管这作品是否打有通俗商标，还是有严肃的印迹。

我相信这套系列小说还会有第三次再版的机会。

作者

2004年5月

内容提要

小家碧玉的唐云姑，被一乘花轿抬到“孝廉世家”汤府的豪门深宅，为沉疴在身的浪荡少爷冲喜。新婚之夜，汤少爷面对云姑的胴体，欲火难禁，心脏病猝发而死。云姑被强令守节。守节中的云姑心情寂寞，春情难禁，得遇汤家体魄健壮的长工黄友山，一见倾心。然豪门森森，清规重重，云姑和黄友山爱河难渡。

春夜，一蒙面男人突然窜到云姑房中，用匕首逼着云姑脱光了衣服。随着蒙面男人频频来行云雨之欢，云姑从恐惧、憎恨变成了思念。她求蒙面男人带自己离开这深宅大院，却被蒙面男人拒绝。

云姑怀孕一事暴露，汤家上下震惊。汤敏斋按照家法将云姑沉河，路遇县商会会长王云璋。王云璋怜香惜玉，劝说汤敏斋免云姑一死。云姑押回汤府，汤敏斋对族人、家丁许言：谁承认是云姑腹中婴儿的父亲，就将云姑嫁他为妻。一直深爱着云姑的黄友山挺身而出。汤敏斋不食前言，却将黄友山残酷阉割，作为对他违反圣人之言和汤家家法、族规的惩罚。

黄友山伤好以后，和云姑结婚。不知内情的云姑情意绵绵，黄友山却沮丧、痛苦不堪。云姑知晓真情以后，在情与欲、爱与恨中倍受煎熬。为了云姑的幸福，黄友山忍痛带云姑去山上寻找云姑腹中孩子真正的父亲——蒙面强盗，未果。后蒙面男人又来和云姑行云雨之欢，藏在一边的黄友山冲出来抱住蒙面人，要他带走云姑。蒙面男人不允，黄友山愤怒撕开蒙面人的面罩，不由得惊呆了……

目 录

第一章 新婚巨变>>P001

第二章 豪门森森>>P053

第三章 情难自禁>>P083

第四章 闺闹失贞>>P124

第五章 刘妈蒙冤>>P172

第六章 大难不死>>P224

第七章 爱河苦渡>>P277

第八章 流氓逞凶>>P324

第九章 庐山面目>>P375

尾 声 >>P403

第 一 章 新 婚 巨 变

HAOMENSHAOFU

1

太平场首富、前清邑庠生兼县参议会参议汤敏斋汤达夫公的独生子汤玉麟少爷，第一次和女人行事是在民国十二年秋天，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那年汤少爷刚过十七岁，他秉承父命，来省城公立法政学堂读书。前清庠生一共娶子三房太太，大半生精力都在女人身上覆云播雨，耕耘劳作，却只种下这一根独苗，自然希望儿子能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业，显荣乡里光耀门庭。汤少爷生得白白净净，长得纤弱苗条，明眸皓齿，柳叶淡眉，活脱脱一副美人胚子相。素有“孝廉世家”美称的汤家家风甚严，虽然汤老爷把这个独子视为掌上明珠，可早诵晚课间，没少向儿子严厉教导“男女授受不亲”“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万恶淫为首”“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圣人之言。因此，十七岁的汤少爷不但面孔、身段酷似秀气的女子，言谈举止也仿佛被阉割了一般，全没有了一点男人的阳刚之气。不用说男女的云雨之欢他不懂，就连女人身上有哪些部件，他也压根想象不出来。

没想到，这个绵绵秋雨之夜，却使这个孝廉之家的汤家少

爷，一下子脱胎换骨，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

汤玉麟少爷这天晚上，去的是省城有名的花窑“翠月楼”。一般的穷学生，去的是“夜来香”“春心阁”等下三等窑子，或者在贴满日本仁丹、法国香水、东亚银行招收员的招贴的电线杆下，随便拉了一个皮发皱、脸发黄的野姐儿，去哪个荒野地浪一番，图的是消消身上的火气。穷学生没钱，又比不上兵痞和戴大盖帽、穿黑制服的警察刁钻蛮横，更比不上市政公所、团练局、征收局里的大员握有重权，饥不择食，量体裁衣，就只能拣这些要价低的半老徐娘和东施丑女消受了。

“翠月楼”不同。

“翠月楼”里名妓云集。一个个不但姿色出众，正值芳龄，而且能歌善舞，性格儿绵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向客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并且包你满意，让你大把大把地掏钱。当然，掏出的钱不是小钱，这里的女子要价高。汤玉麟虽说也是学生，但他不穷，他有钱。汤敏斋老爷每月给他寄来大洋一千元，这比当时一个县知事的月薪还要高出四十元。所以，当另两个也是阔少的同窗拉他来“翠月楼”时，他就怀揣两百大洋，稀里糊涂地来了。

“翠月楼”建在城西的环城河边，回廊式建筑，雕梁画栋，红楼轩窗，幽房曲室，玉栏朱楹，比现在的KTV包厢，自然要雅致得多。加上临窗护城河里，画舫争辉，笙歌箫鼓，清幽委婉，和着“翠月楼”临河舞榭中的轻歌曼舞，低吟浅唱，不由不撩人心魂。偏这“翠月楼”的老板又最会做生意，放着由西洋文明引来的电灯不点，偏偏在舞榭楼台、楼阁轩窗之下，点起一盏盏红灯笼。盏盏灯笼耀日，幽幽烛火沐人，使人恍若进入仙境，不迷亦自迷，由不得不做那销魂的事。

来这里行那男女之事，也不能像在兴顺巷的“夜来香”、槐树巷的“春心阁”这些下三等窑子那样，男女只要一讲定价钱，便立即宽衣解带，急不可耐地上床。三五几下，男人“呼

咪呼咪”地败下阵来，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铜板，用手指弹弹，甩给女人，蔫蔫地走出门去。女人则提了裤子，略理理被男人弄乱的鬓发，又匆匆地去迎接下一个如饥似渴的男人。

来“翠月楼”行乐，不能像没闻过鱼腥味的猫。一来这里上档次，来这里的都是有地位、有身份、上品位的爷们；二来这里的姑娘，容不得你那副猴急饿急的馋相。床上的丈夫是会让你尽情做足做够的。可是，在做床上丈夫以前，姑娘们是喜欢先让你做一做床下君子的。或舞榭楼台中，和你翩翩共舞，浅唱低吟，笙箫共和。或画舫小舸上，与你把盏同饮，浅斟慢酌，持盏的玉手纤纤，看人的娇娥半面，先让你醉了。还有一等略通诗词曲赋的女子，触情生情，会猛地从樱桃小口飞出一句联语上联叫你联吟下联；或者背诵出几句“东边日出西河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妙词佳句来。最不济的女子，也会向你说出一段乡间俚语，如“半山腰间一道沟，一年四季清水流，不见牛羊来饮水，只见和尚来洗头”一类之谜，让你猜猜是女人身上何物？这类俚语虽说不登大雅之堂，却俗中有雅，全不似于三等窑子中窑姐儿的满口不入流的粗话。就是让你做了男女那事儿、享尽了床上丈夫的味道以后，这里的女人们也会让你留下无穷余味。她们会把你带进隔开的浴池中，闭绣户，掩珠帘，让你在热气腾腾的氤氲水气中，松筋骨、舒肌肉，温柔的小手在你肌肤尽情按摩，灵巧的十指腾挪于肩胛、腰背等处，使你在床上折腾的劳累随袅袅蒸汽消失殆尽。所以，来这里行乐的爷，往往是事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难尽，隔三岔五不把大把的银圆送到这里来，心里便会痒得难受。

带汤玉麟少爷来“翠月楼”的两个同窗，一个叫江禄源，市政公所江鹤年所长的二公子。一个叫刘占卿，市禁烟查处刘介仁处长的三少爷。汤玉麟听说是去“翠月楼”，一张女人脸立即羞得绯红，对两位学友连连摇头说：

“去不得！去不得！家父一再教导，万恶淫为首，那种肮

脏之地，哪是我们读书人去的地方呢？”

谁知，两位同窗一听，也立即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一般。市政所长的二公子说：

“汤兄差矣！圣人也说，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人之性也。男女欢爱，汤兄为何该享受不享受呢？”

禁烟查缉处处长的三少爷一番话更为露骨：

“禄源兄说得极是！玉麟兄，你看看我们身边的男人，一个个也讲圣人之言，可只要有有权有钱，就可以随意享受女人，在温柔之乡过神仙似的日子，哪还顾得上啥恶不恶。再看看穷乡僻壤之间，竹篱茅舍之内，只要是个男人，哪怕他长得丑陋不堪，满嘴恶臭、下流轻贱、身患恶疾、不忠不孝、无耻无聊，都要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女人。啥时想干就干，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岂不闻‘买来的媳妇娶来的妻，任我打来任我骑’么？”

刘占卿的话一完，江禄源仿佛沉进了禁烟查缉处处座三少爷所说的“任我打来任我骑”的境界中，他咽了一口唾沫，意味深长地看着汤家少爷说：

“是呀，汤兄！行那男女之事，真是妙不可言呀！”

他摇晃着脑袋，慢条斯理地说，把尾音拖得老长，仿佛品一壶陈年美酒那么津津有味。

已过十七岁的汤玉麟少爷，虽说在家时受到汤敏斋的严酷，虽然也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可毕竟是十七八岁的少年郎了，听了两位同窗的话，面热耳酣之际，忽地觉得身上有一种东西在奔突在蠢蠢欲动。他想再坚守自己的意志不去，可一方面怕拂了同学的好意，伤了朋友感情，另一方面又禁不住两位好友所描绘的那种神仙境界的诱惑，终想见识见识。于是，便揣了二百块大洋，随江禄源、刘占卿一道去了。

反正他有的是钱。

“汤兄，到了那里，你别怕，尽着性玩。那些女人，你玩得越欢心，她越舒服！”一路上，两位同窗仍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江禄源说：“那次我到‘春心阁’去……”

江禄源刚说了一句，刘占卿立即打断他的话：

“禄源兄，‘春心阁’的娘们，你也勾得上？厉害！”

刘占卿羡慕和赞赏地拍拍江禄源的肩，道：“禄源兄，真有你的！”说着，又转向汤玉麟道：“玉麟兄，你应该好好拜禄源兄为师，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是不是？”

汤玉麟听着两位同窗绘声绘色描述嫖娼奸妓的经过，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可身上先前奔突着那股潮流越来越强烈了，仿佛像鼓起的风，张起的帆，皮肤下的每道血管都鼓胀起来了。

他觉得自己是应该干那事了！

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两百块大洋。大洋“哗哗”作响。

他们向“翠月楼”走去，越走精神越亢奋。走过了酒楼、茶楼、洋行、钱庄、赌局、烟馆。在祥云赌局门前，他们看见几个结帮称霸的流氓地痞，围打一个企图逃避赌债的汉子。这汉子年纪多大，汤少爷和他的两位同窗看不清，只听见这汉子抱着头在里面叫道：

“各位大哥别打！我拿我婆娘来抵债行不行？”

一壮汉立即横眉竖眼，双手叉腰回答道：

“呸！你杂种想得倒美！吃根灯草，说得轻巧，你那黄脸婆谁要，啊？别脏了我们弟兄们的行头，是不是？”

围打汉子的几个街痞，接了壮汉的话茬哈哈大笑。

“是呀是呀，你那黄脸婆子是金包卵，比‘翠月楼’的七仙姑还值钱？玩一玩就想抵几千块赌债，莫把你沙罐大爷想死了！”一个胳膊胡讥讽地说。

“把你那没开苞的女儿拿来，让爷们玩玩，倒还差不多！”

另一个猴脸汉子，接在胳膊胡后面说。

众人一听，立即把汉子围得更紧，一双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这办法倒行！怎么样，干不干？”众人逼视着汉子。

汉子“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朝着几位爷像捣蒜一般磕头。

“各位大爷手下留情！我家丫头今年才十四岁……”

“十四岁咋了？”双手叉腰的壮汉猛地提起在地上捣蒜的欠债汉子，凶光毕露地道：“早到了开苞的年龄！说，干不干？不干，不怪爷们不客气！”

“就是！干不干？”要债的众汉子抡拳挥掌，气势汹汹。

欠债汉子早吓瘫了，就急忙改口一个劲说：“干！干！各位大爷息怒！我把她送来让大爷消受就是了！”

“这倒还算识趣！”众汉子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拉扯着欠债汉子骂骂咧咧走了。

汤家少爷和他的两位同窗，免费看了一场稀奇，觉得这事还有点刺激，也就一时忘了去“翠月楼”的事。等众人拉着汉子寻那还没开苞的十四岁女儿去了以后，三位阔少爷才意犹未尽地又往“翠月楼”走来。

走到福兴烟馆，三位少爷又看见几个大烟鬼，嘴角挂着涎水，说着含糊不清的呓语，摇摇晃晃向他们走来。要在平时，三个纨绔子弟免不了要戏弄几个烟鬼一番。可此时心思早已扑在“翠月楼”上，少了这份雅兴，忙绕过几位烟鬼，拐进城墙巷——此去已离“翠月楼”不远，隐隐约约可以听见从“翠月楼”传出的笙歌箫音了。听见这轻歌曼舞的靡靡之音，汤玉麟少爷觉得自己的心跳加速跳动起来，仿佛是走向一个诱人的深渊，心下既有几分害怕，又止不住向往。而江禄源、刘占卿两公子，却如猫儿闻见腥气，兴奋得耳朵都立了起来，恨不得立即扑进那温柔之乡的境界里。

正走着，猛不丁从巷子的电线杆上，窜出三位浓妆艳抹的野妓，拦住他们去路。野妓们搔首弄姿，没容三位阔少说话，先卖弄起风情来。

“哟，三位小哥哥哪里寻欢去呀？”一个野妓将开岔很高的旗袍往两边一提，露出白生生的大腿，嗲声嗲气地道。

“小哥哥，我们都是才开苞的嫩白菜呢！”另一个野妓娇滴滴的说。说这话时，脸上厚厚的脂粉直往下掉，眉梢眼角的丝瓜绒皱纹直颤动。

“来吧，小哥哥，远走不如近爬，我们姐妹包你们满意！”第三个野妓仿佛害怕到手的财神会跑了一样，急不可耐地动手拉江禄源。

“滚你妈的！”江禄源大喝一声，将面前的野妓推了一个踉跄。

“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爷们是玩啥的？爷们是非‘翠月楼’的姑娘不玩！”江禄源说着，拉起汤玉麟和刘占卿就走，把几个垂头丧气的野妓，可怜巴巴扔在巷子的阴影下。

出了城墙巷巷口，便望见了“翠月楼”通红通红的大红灯笼，轻吟浅唱，丝竹管弦之声更加清晰，间或还能听见从哪间玉房里，传出的一两声狎客的浪笑或女人的媚音。三位少爷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几大步便来到了大门前“翠月楼”招牌幽黄的灯光下。

大门前，停放着几辆在当时时髦的黄包车，车夫将脚跷在车前的横杆上，躺在那箱笼样的车里打瞌睡，黄包车后面，又有几乘轿子，几个轿夫袖着手，津津有味地听一个伙计讲一件不知是亲眼所见还是听来的风流韵事。看见三位少爷走来，轿夫停住了话，和其他几位轿夫一同盯着他们。三位阔少没管这些下里巴人，昂首阔步正要跨进大门，突然从黄包车后面的阴影里，窜出了一个老女乞丐，手持破碗挡住他们去路。

“少爷，发发慈悲，施舍几个吧！”老乞丐年约五十，面黄肌瘦，手臂上青筋毕露，可谁也想象不到，她也曾是“翠月楼”一名名妓。她从十五岁进“翠月楼”，舞榭楼台，留下她多少轻柔的舞姿，画航船舸，飘扬了她多少宛转的歌声，玉房珠帘中，又不知陪伴了多少达官显贵，名门子弟度过云雨之欢，让男人快乐得飘飘欲仙。可是到了徐娘半老的时候，逐渐门庭冷落车马稀起来。老鸨子一看，从这个女子身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来了，便一脚踢出了“翠月楼”。这女子失去了“翠月楼”这块生存之地，先还凭着自己残剩的几分姿色，到电线杆子底下做野妓，挣个三瓜子、俩枣仁。可渐渐人老珠黄，做野妓也没人要了，这女人便只落下手持一只破碗，乞食度日的这条路了。她要饭也不去别处，专在这“翠月楼”门口要。她想让那些曾在她身上乐得如醉如狂的老少爷们，从指缝中漏出一点钱来，周济周济她这个沦落人。可那些老少爷们，压根不理她，相反，恨不得踢她一脚，让她滚得远远的。

如今，这三个阔少刚要进门去销魂，猛不妨被这个老女乞丐挡住，都觉得晦气。汤玉麟少爷在家里，虽然也曾读过“仁者，爱人”一类的书，可他也曾亲眼目睹父亲像对待狗一样对待长工和家仆，所以自小就十分憎恨这一类手板朝上的行乞人。此时，还没等江禄源、刘占卿两位同窗发话，他便先对老女乞丐呵斥开了：

“滚开！哪里讨饭不好，偏到这里讨饭，败兴得很！”

老女乞丐还缠住他们不放：

“各位少爷行行好！就当少爷玩到开心处，打发我几个赏钱……”

没待老女乞丐说完，市政公所所长的二公子早飞起一脚，将老女乞丐踢到五尺开外。

“你这老不死的混蛋婆子，”江禄源怒气冲冲地道：“少爷玩得开心，轮得着向你打发赏钱吗？坏了爷们的兴趣，爷们叫